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　　宋　呂祖謙　編

論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茍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長久各數

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平帝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三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

一坐朝或至日旰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衞之人傳飱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户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敏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畢畢焉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

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甞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

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間罅則民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群羊而蕩王業如振歊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

度外簡甲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葢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尅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

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偪陰之

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歳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㫖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葢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滛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葢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

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貽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専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

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名分之内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内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葢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

於僭侈高祖甞禁賈人不得衣絲乗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獘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

賢主哉

諱言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北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

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令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簒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内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矣夫林甫之

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
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
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
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
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
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
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
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畧能别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内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

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将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将已不為使子儀能使

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甞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葢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静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名史思明之悔

而田承嗣之𦡹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邴吉

張耒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佗人之力亦可

以為徼幸謂之真憂邉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冐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識而不冐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邉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邢

吉脱宣帝於死能絶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昌徼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秦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擾

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

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無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葢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

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鬬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皐之口而漢將

一日過成皐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闕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鋭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

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機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覩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

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葢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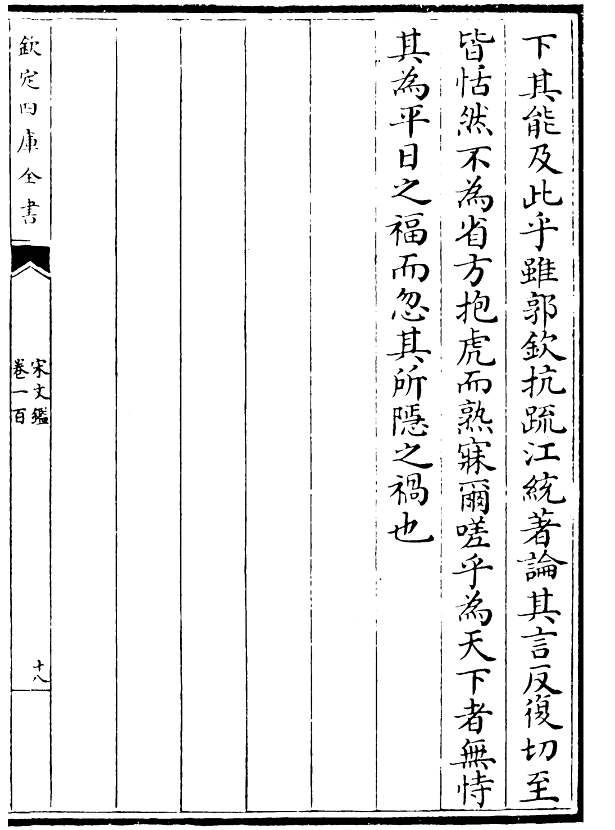
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悦其向服也因内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

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北人之威㑹五單于内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邉備頼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隂山北人失所蔽隱每過隂山未甞不哭其喪亡也令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北人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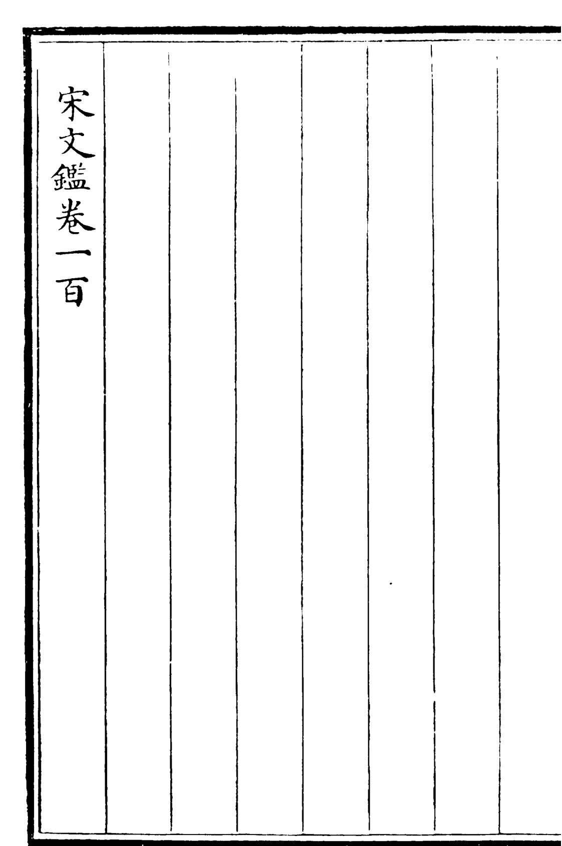
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敵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北方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敵居元海北人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鬭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幷雍之衆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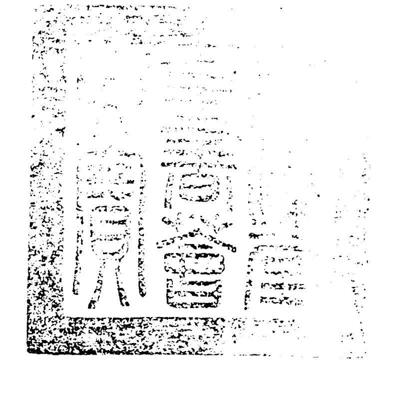
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㡬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内徙而聽役也亦廹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懐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覊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内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猒之由晉

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攜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軛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内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



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宋文鑑卷一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朱　紱

謄録貢生臣徐廷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一至一百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十四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一

宋 呂祖謙 編

論

明皇論 崔 鶠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已若以天下為莫已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

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
臣之故别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
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群臣至六上尊號嗟乎
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葢將自以爲聖者歟其播
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
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爲
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爲誠爾則
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

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進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為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為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唖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楊嗣復論　　　崔鶠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

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

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茍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抜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群此小人所以常

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傲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翺祥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説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

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

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邉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説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憫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寛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廹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葢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

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令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

非得恢廓宏逺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以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可使為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賔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畀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賔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賔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

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賔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輸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賔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俎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

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賔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賔三飯飯粱以湇醬比君之厚已也賔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賔乗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賔舘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賔國養賢其

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

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茍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逺也不可踈也賔至門主人三辭見賔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茍為悦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茍為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

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名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名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乗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謟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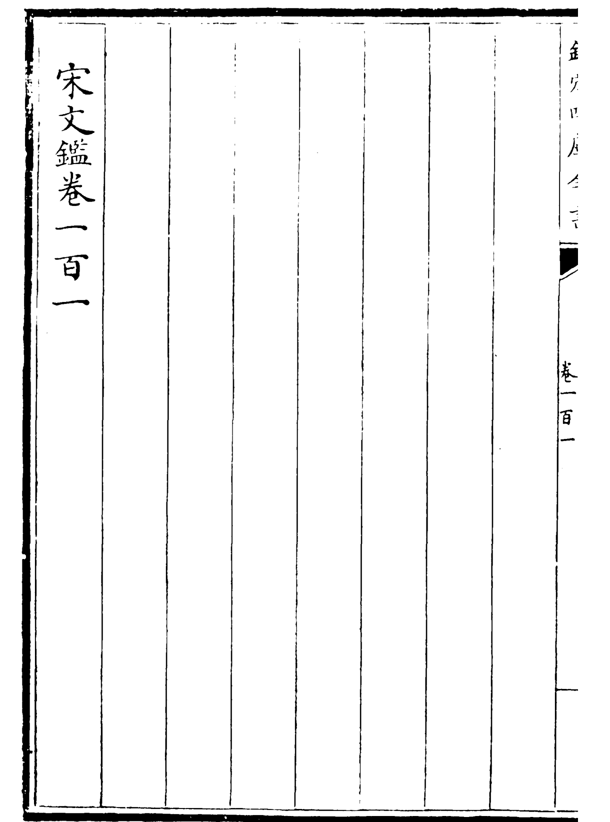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恐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恐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

可圂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

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已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令之人則

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已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觳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蠧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

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决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敺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敺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宋文鑑卷一百一

宋文鑑卷一百二

宋 呂祖謙 編

策

内帑 田況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曁孰非王土經産雜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埶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内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異非

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啬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况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鋭意於理躬履儉德述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貞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内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説媚上以謂賦税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悦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韋皐

李兼杜亞劉替之徒競為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爾莫禦陸贄嘗為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揹求繁廣研及圭撮歳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煙大祀册禮昭縟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裒於公賦輸之内穷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羡餘也

往歲軍須不克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因其資而騁嗜奔慾黷兵黷武用既殫費埶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榷酤筭緡坐市販物鹽鐵鈦趾株送補郎之法流獘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

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目為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積以付逌司亦當睎豐凶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寛饒大計盈給然後內於别藏歛其餘皆亦不為過也抑又聖人大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

法葢寶乎位則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私以是
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
萬嗣矣

敘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
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秉石虎亂乃并趙雖勝
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
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

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幷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冠既平悉天下鋭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内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獘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乗間夾擊無不勝矣葢兵不分有六

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潰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

專制就使偏師挫衂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揺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儌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戎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

師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

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令邉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傜民幸於庇宗樂然隷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歲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

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慴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彊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

者有之令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冦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茍不禦之雖全其師

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鋭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為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

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内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

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

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吕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布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

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禄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彊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禄山諸冦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

能亡國况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况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吕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黄巢姦雄也伊尹吕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伐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黄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饑聚兵以擾

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葢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葢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

館驛獘也使任數也兼并盛也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予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

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宫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横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

公私隳也衣服踰制宫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横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邉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禄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鼔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湠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

冐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榮叙閥閲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

人之禄死人之事况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兹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禄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頼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狥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為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大宋之興剗五代之弊除其苛虐吏以鞭扑赦贖為治而天下以

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彊
桀之虜内無群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百年
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
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鈎匈奴其術已踈矣先
帝與戎約和内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
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修睦附踈柔遠
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踈者乎從此觀之為
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

專也故自詩書禮樂詒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

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塟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使而

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去冗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安矣方今樞府不知財用日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

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獘也祖宗

時御監郎中無十數人覰令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局少員多每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十六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

宋 呂祖謙 編

策

原賞

蔡襄

古之所謂賞者莫大於臨兵戎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令

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税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獘也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　　鄭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

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
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
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
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豢養
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
雍太學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
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
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

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為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譟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變

吾之宫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衺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天子當扆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為之酒醴牢牲籩豆鼎

簠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為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漬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為之淪惱幾何其為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令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載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為之怪朝廷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

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囷窖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邉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辨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

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説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舉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

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謬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

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獘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令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

不足以稱其位增累攷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群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黄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齦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

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分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

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冐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别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熈者臣愚未嘗

聞也

嚴宗廟　　　　　　　　　　孫　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礿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葢聖人内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

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晃而總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棄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而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為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

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

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誘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歳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歳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祭三歳郊見而才一至也豈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犠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

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廟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天下也臣竊思陛下至孝蒸蒸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貲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者藹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

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為異則內外厚薨賚賜百官過幸增秩益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薄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令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别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

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其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祖宗唯享陛下之誠百姓唯樂陛下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横乎四海又以荅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擇使

孫洙

今北人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國
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
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讋伏勁敵之心者茍欲
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絶域者徒
侈潔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
策屈膝疎方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
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
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

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茍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詬重為北人之所姍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北方之衆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恠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隳損國命臣竊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氊

裘拜而拔刀自誓唐商倚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晋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令陛下待敵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邊境而使其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嫚視而踞傲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

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爼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遠人之氣譬說禍福以厭怖貪愛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敦儉　錢彦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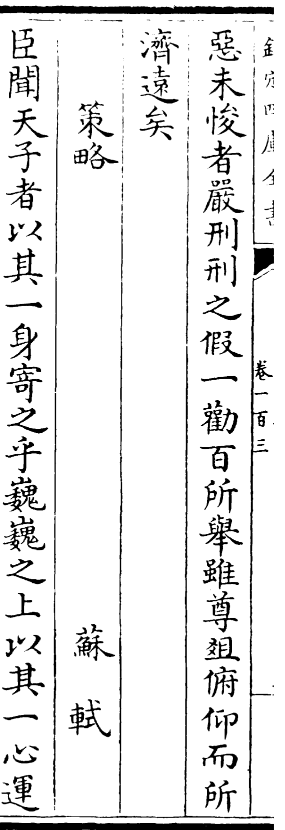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蕃飾備味極盛勢適當然豈
過自刻損稱為儉德葢去泰甚屏奢侈之為儉爾一人
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敦朴浮嚚輕僞無所
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充給我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奉
養清約裁冗貶侈令郊廟大禮陳國初器械車服堅樸
素質至甚餘可追驗矣先帝雖据太平全盛之實然儉
節聖躬嘗見内直黄門給錦衾命紫裀代幸西京時嬪
御食品准從駕群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乘輿

始朞月逺邇杜絶化之之誠者老于今稱道陛下嗣位
音樂宫室車馬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疎逺不悉時事
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為玩好頗衆北門内作工雕鏤鎔
冶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絮麄略就近署私立饔㸑
後苑置酒府醞釀共燕昵之須宫中發取市物百費震
動掖廷親戚亟齒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
益睿明臣料此誠左右佞謟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
天下過已始相與迎惡先意隠屏為此快一時欲圖少

頃兑説賜予放宕流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暴於外則愈
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防微故有和食醫
嘗食監失飴癏職則刑而别庖所薦異内羞正饌旋取
區肆閒或非時珍恠不問從出不思時禁止小使三數
人庀其事陛下安自輕御馬柰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
也且京師四方囘首易聽取爲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
巳溢經曰上好是下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爓以
技巧聲色狗馬或竊畜尚方器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

富商豪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細乘作滛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昏感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邇臣安危所託使昏且驕後何望邪昔秦王責范睢以楚鐵劒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夫倡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覘勝負況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四夷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沆舊第存焉窮辟庳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葢當時法令肅而習尚正也故

衣弋綈焚雉頭裘是廼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繫廼深美絶稱聳示後世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歷攷三代所以得失凡違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有司抑減内寵之勢其父子兄弟纔賜衣食不命以要官劇職諸郡國織靡輕綃之服止其歲輸雕篆奇器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出付度支助軍費皇皇然穆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澹樂而有節儉不偪下使知聖人之心垂精勤勞興亡之際群下率化廉恥張立萬有恃榮河近遂



惡未悛者嚴刑刑之假一勸百所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

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茍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可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末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茍安之計賢者既無

所施其才而愚者亦得容其不肖舉天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葢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

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

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説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以絶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揺卒定於

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竪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嚌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澗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

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虚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

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名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名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

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名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

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

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

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痾癢動於百體

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

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

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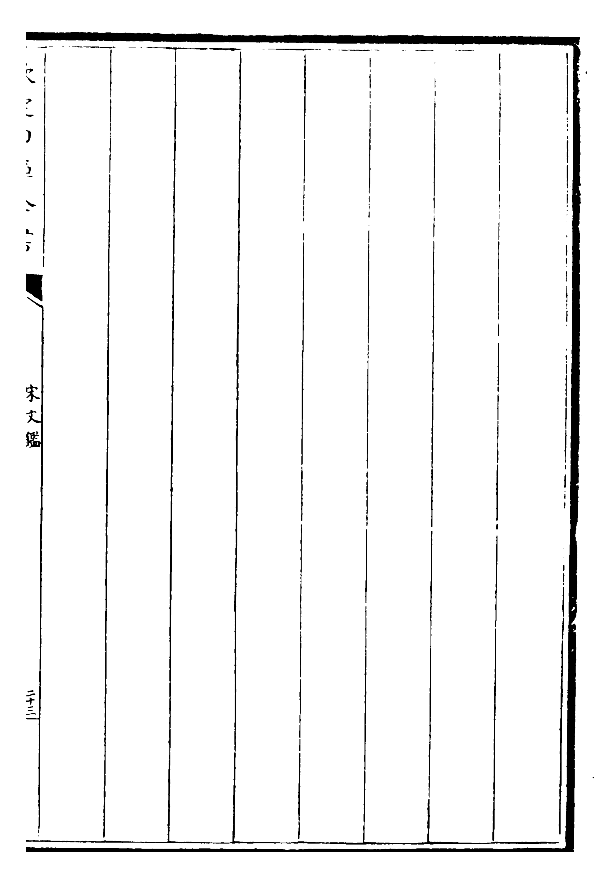
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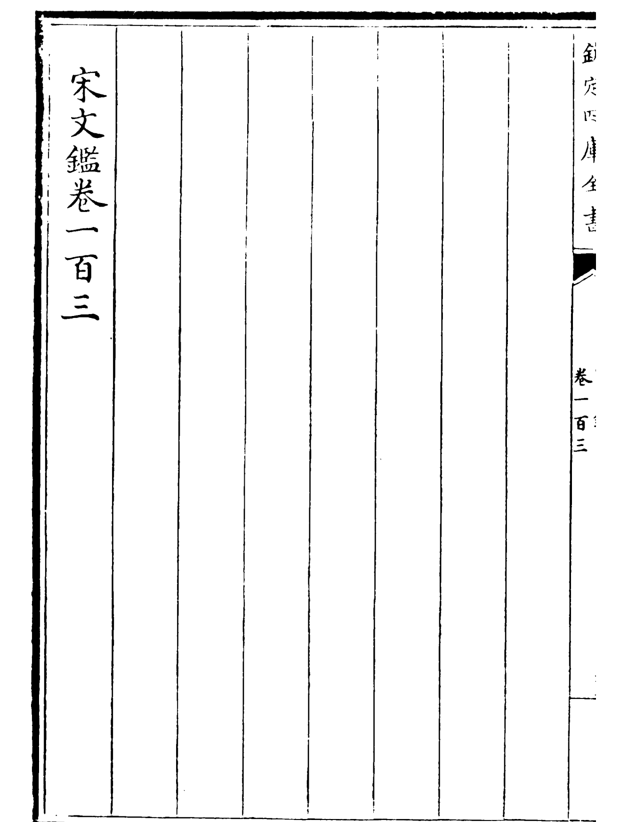
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獘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賔至不求

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畫舉而人不以為煩
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
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
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
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
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
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獘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
故權在胥吏欲去其獘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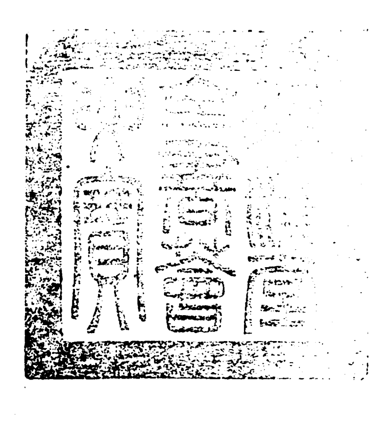
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令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闕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闗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

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宋文鑑卷一百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貢生臣徐廷瑛